

争议与思考:60 年来汉语词重音研究述评*

周 韧

提要 本文全面深入地介绍和回顾了 60 年来汉语词重音研究及相关重要争议。文章从重音的概念谈起,进而回顾了汉语词重音研究的主要基本面和主要争议点,这包括:汉语词重音的研究方法、汉语词重音关联的语音要素、汉语词重音与声调的关系、汉语词重音的等级、汉语词重音的分布、汉语词重音的判断环境,等等。本文对其中一些重要观点进行了评述。依据“能否轻重辨意”和“能否自成节律系统”两条标准,本文认为:除去轻声词以外,汉语词汇并不具备语言学意义上的词重音。最后,本文对汉语重音研究做了展望,指出今后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前景。

关键词 词重音;轻声;中重音;节律音系学

一 引言

“重音”(stress)是人类语言中的一种常见现象。根据克里斯特尔(2000:337—338)的解释,重音指在语音上用力发出一个音节,帮助这个音节在听感上凸显。例如在英语单词“*compensation*”(赔偿)中,“*sa*”具有主重音,而“*com*”具有次重音,这两个音节为重读音节,剩下的“*pen*”和“*tion*”则为非重读音节。除了词重音以外,英语的复合词、短语和句子也有重音分布的问题,例如在“*John ate the apple*”这个句子中,尽管每个词都有词重音,但是在无标记的中性语境下,“*apple*”在听感上比其他词更凸显一些。这种重音,即音系学中所说的“核心重音”(nuclear stress)。^①重音的作用是帮助言语形成节奏。在音系学中,一个重读音节和一个非重读音节交替一次,就可以形成一个节奏的基本单元“音步”(foot)。“*compensation*”就可以划分为“(compen)”和“(sation)”两个音步。

对重音本身和相关语言现象的研究,是普通语言学研究当中的重要内容。结构主义语言学将重音作为一种语法手段进行研究。而当代生成音系学的子学科“节律音系学”(metric phonology),就是站在语言共性的角度,研究自然语言中词重音、复合词重音、短语重音以及句

作者简介:周韧,男,江西安福人,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员,长聘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语法学。电子邮箱:zhouren@126.com。

* 本文写作得到中组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汉语韵律与句法语义互动关系研究”(10CYY037)的资助。感谢王隹佳教授和殷治纲博士对本文的帮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和编辑部老师提出的宝贵建议!

^① 也有人称为“自然重音”(natural stress)或“常规重音”(conventional stress)。

重音的分布规律。

可是,如果我们把视线转回汉语,随之而来的问题就复杂了。汉语中是否有听感上显著并具备语言学意义的重音?汉语的重音分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当代音系学中的重音理论是否适用于汉语?这些问题都引起了长久的争议。而问题的焦点集中在:汉语是否具有清晰可辨的词重音?因为词重音是短语重音和句重音存在的基础。

现代汉语词汇以双音节为主。^②在这些双音节词中,除去只占很小一部分的轻声词(例如“刀子、石头、萝卜、棉花”),其他绝大多数双音节词内部两字均保留调值调型。如例(1)所示:

(1)愤怒 苹果 斑斓 比赛 工厂 潇洒 偶然 个别 依旧 检查

在例(1)的这些词汇中,前后两字是否有轻重之分?是汉语重音研究中的核心议题。

本文拟对60年来汉语词重音研究进行全面的回顾和介绍,并通过对一些重要文献的评述,最后说明本文的观点。先说清两点:第一,本文所说的“汉语”,一般指的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现代汉语普通话;第二,本文所讲的“重音”,主要指帮助形成节奏的词重音、短语重音或句重音。话语层面跟语义语用相关的“语义重音”(包括“焦点重音、对比重音”或“强调重音”等相近概念)不在本文的主要讨论范围内。

二 汉语词重音研究的主要基本方面

汉语词重音研究论著众多,如果按照年代顺序逐个介绍、回顾和评述的话,行文将极其冗长,可能让读者厌烦。因此,为了简化论述并且方便读者阅读和理解,我们将汉语词重音研究中的主要基本方面整理出来并逐一回顾评述。

2.1 汉语词重音的研究方法

汉语词重音的研究方法,一般可以分为审词法、实验法和音系理论法三大类型。简单说来,这三种方法可以分别通俗地理解为“用耳朵找”、“用仪器找”和“用理论找”。

早期的研究主要依靠语言学家个人的内省判断。在这种研究中,研究者通过对一定数量的语料进行观察,逐个审词辨音,再做出个人语感上的内省判断,从而对重音分布进行归纳,对重音模式进行分级分类。主要代表有徐世荣(1956、1982)、Chao(1968)、厉为民(1981)、殷作炎(1982)和 Hoa(1983)^③,等等。

上个世纪中叶,实验语音学研究逐渐介入汉语词重音研究。实验语音学家不仅依靠仪器和软件对发音人的声学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而且在大部分实验中还加入了听音人的感知分析。实验语音学家将语音、音系和句法的一些参数,如音长、音高、调型、元音开口度、韵律边界、语法边界和语法结构等,看成是一些重要的变量,并且通过实验控制这些变量,研究它们和重音之间的关联。主要代表有扎多延柯(1958)、林焘(1983)、林茂灿等(1984)、陆致极(1984)、巴维尔(1987)、王晶、王理嘉(1993)、曹剑芬(1995、2008)、仲晓波等(2001)、王韞佳等(2003)、王韞佳、初敏(2008)、叶军(2008)、贾媛(2011)、殷治纲(2011)、东孝拓、王韞佳(2017),等等。

此外,语言学家以音系理论为基础,结合前两种研究方法,以语言共性理论推导汉语词重

^②根据我们对郑林曦编(1987)的统计,在收录的全部3996个普通话常用词当中,单音节词为1174个,双音节词为2601个。

^③Hoa(1983)的原文是用法语写成的,由于笔者并不懂法语,所以无法理解 Hoa(1983)的原文。我们对于 Hoa(1983)观点的介绍主要是通过和 Hoa(华卫民女士)的私人交流,综合其他学者论著中的介绍完成的。

音模式,试图从纷繁的现象中寻找简单和统一的重音分布规律。主要代表有 Meredith(1990)、Duanmu(2000、2007)、王志洁、冯胜利(2006)、杨彩梅(2008)、王洪君(2008)、端木三(2014、2016)和冯胜利(2016),等等。

2.2 汉语词重音研究的语体基础

虽然词重音研究只涉及口语语体,但是口语语体也可以分为较为庄重的正式语体和非庄重的闲谈语体。很多学者认为,语体不同,词重音模式也有不同。

在过去的研究当中,学者们主要是以正式语体作为研究对象,都是请发音人以较正式的方式“朗读”材料。而大多数以内省为判断重音手段的语言学家,基本上也是假定自己处于正式场合来设定研究重音的语体环境。

当然也有不同的做法,Chao(1968)对重音的研究是以口语为主要材料的,其中既包括正式语体材料,例如正式发言、官方会话和学术报告等;也有非正式语体材料,例如剧本对白、连贯会话、电话谈心和打牌看球时的偶发词语,等等。而巴维尔(1987)以发音人解释汉语词汇意义入手,请发音人个人做独白式长篇即兴谈话。王志洁、冯胜利(2006)专门强调了语体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在“地道北京话”的非正式的口语语体中,汉语双音节词有着清晰的左重模式。

2.3 汉语词重音关联的语音要素

重音需要在听感上凸显,但从类型学的角度来看,重音没有跨语言的、一致性的声学关联特征。重音可以依靠音长长、音高高或音强强来获得感知上的显著,有的时候,元音音质也可以纳入考虑的范畴。汉语词重音的声学关联是什么,这是实验语音学家在研究时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一般认为,汉语词重音主要的声学关联就是音高和音长,而音强是不重要的。扎多延柯(1958)和 Chao(1968)最早就提出了这个观点。

后续的论著都指出了音长和音高的作用,更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音长更重要。林焘(1983)利用语音合成技术,对双音节词的后字进行人工干预,对后字的音长、音高和音强进行增减,再由听音人听辨判断重音。结论是:在汉语重音感知上,音长的作用最大,音高作用有限,而音强作用很小。林茂灿等(1984)肯定了音长对重音感知的重要作用,也肯定了音高(主要指“调型完整”)的一定作用。仲晓波等(2001)也认为音长更重要,并且他们还指出“频谱倾斜”(spectral tilt)这一声学参数的重要性。

也有少数学者认为两者同样重要,甚至音高更重要。王韞佳等(2003)认为:对于重音感知来讲,音节之间的音高差别和音长差别都起重要作用,但是,高音点的音高差别是更为重要的。叶军(2008:47)也认为音高更重要。巴维尔(1987)将音高基频 F_0 、振幅音强 A 和音长时间 T 值三者的乘积看成是音节的音量,而音节的音量决定了重音的强弱。殷治纲(2011)曾经提出“声门震动次数”是与重音感知最为相关的声学参数。

2.4 汉语词重音与声调的关联

音高是感知重音的一个重要声学特征,而众所周知,汉语是一种声调语言,每个汉字都有声调,与声调关联的声学特征就是音高。那么,汉语声调和重音的关系就值得深究。Chao(1968:59-60)就指出,重读音节的音域会扩大,也就是“高的更高,低的更低”,赵先生认为重读的第三声降得更低,而重读的第四声起点更高,降得更低。

林茂灿等(1984)、王志洁、冯胜利(2006)都肯定了声调对于重音感知的重要作用,而他们都强调调型的完整性,认为某个音节调型充分完整,那么这个音节感知上就更重。

更为激进的观点认为在汉语的四个调类中,调类所带有的调值和调型本身就可以决定某个音节更强或更弱。Meredith(1990:134—136)指出汉语的四个调类中,按照由重到轻的顺序是“51→55→35→214”。简单说就是,去声音节和阴平音节更容易被感知为凸显的重音音节,而上声音节在感知上最弱。王韞佳等(2003)和叶军(2008)也持类似观点。

但也有完全不同的观点,认为由于汉语用音高来表示声调,因此重音和音高关系不大。林焘(1983)指出,汉语是有声调语言,音高的变化在重音音节中已经起了非常重要的辨意作用,在分辨轻重音时以音长的变化为主,音高和音长在语言中所起的作用就有了明确的分工。Duanmu(2000:143)和冯胜利(2013:127—128)也提出过类似的看法。

2.5 汉语词重音与语法结构的关系

汉语有五种基本的语法结构,分别是主谓结构、并列结构、偏正结构、动宾结构和中补结构。这五种语法结构,不仅存在于汉语短语结构中,也存在于汉语词汇结构中。语法结构的不同,是否对汉语的重音分布有重要的影响?

徐世荣(1982)认为,汉语中70%的词是后字重的“中重”格式,是可以从语法结构上找到解释的。主要原因是偏正格式的双音节词占绝大多数,而且后字是意念上的重点,而像主谓结构、动宾结构和结果补语结构的后字也是意念上的重点。

殷作炎(1982)认为动宾结构、主谓结构和补充式合成词以后字重为主,但是偏正式和联合式合成词的规律性不强。王志洁、冯胜利(2006)也指出动宾结构以后字重为主。

但林茂灿等(1984)、叶军(2008:85)和贾媛(2011)否认语法结构和重音之间的关联,认为语法结构的不同不能带来轻重关系的不同。

三 汉语词重音研究的主要争议点

下面我们主要回顾汉语词重音研究中的重要争议,这包括汉语词重音的等级、汉语词重音的分布和汉语词重音的判断环境三大方面,我们将一一论述。

3.1 汉语词重音的等级

重音是可以有多个等级的。比如,在英语的词重音体系中,除了重音音节和非重音音节的对立外,重音音节至少还可以分出主重音和次重音两个级别。一般认为,汉语轻声词中的前后两字,可以看成“重”和“轻”两个级别,如“萝卜”中“萝”为重,“卜”为轻。

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在于:在例(1)这样的非轻声词中,是否还能分出轻重等级?观点无外乎分为两种:一种认为不用区分;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可以区分,至少可以分为“重”和“中”(即“中重音”)两级。^④

第二种观点又可以细分为两类情况:第一类认为“重”和“中”之间的差别是音位性的差异,可以产生辨意作用,持这种观点的有殷作炎(1982)、Hoa(1983)、王志洁、冯胜利(2006)、冯胜利(2016),等等;第二类认为尽管“重”和“中”在听感上可以区分,但是并不能引起音位性差异。持这种观点的有Chao(1968)、林茂灿等(1984)、曹剑芬(1995、2008),等等。

“中重音”的有无问题,是汉语重音研究中的重要理论问题,我们在4.2小节中还要专门讨

^④也有少数学者,将汉语的重音等级(包括轻声)分为四级。例如徐世荣(1982),将汉语音节的重音等级分为重、中、次轻和轻四个级别;林茂灿、颜景助(1990)认为可以分为重音(强音)、中音、次中音和轻声四级;冯胜利(2016)认为北京话可以分为重、稍轻、轻、最轻四级。

论中重音问题。

3.2 汉语重音的前后分布和左右分布

在承认汉语一般的双音节词也有轻重差异的前提下,这些双音节词到底是前重还是后重,这是一个必须要讨论的问题。学者们的观点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观点认为后重或倾向后重,代表有 Chao(1968)和林茂灿等(1984)^⑤,等等,其中,林茂灿等(1984)的研究在国内实验语音学界影响最为深远;第二种观点认为前重,代表有王晶、王理嘉(1993)、叶军(2008:85),等等;第三种观点认为两者等重,代表有林焘(1983)、刘现强(2007)、王洪君(2008)^⑥,等等;第四种观点认为前重和后重兼而有之,代表有殷作炎(1982)、徐世荣(1982)、Hoa(1983)、王韞佳等(2003)、王韞佳、初敏(2008)、冯胜利(2016),等等。

而音系学家们一般在音步的框架内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基本都支持汉语音步左重的观点,代表有王志洁、冯胜利(2006)、Duanmu(2000,2007)和杨彩梅(2008),等等。“左重”和“前重”在大部分情况下都相同,但两者并不是绝对相等。例如,Duanmu(2007:141)虽然认为“宿舍”这个双音节词中后字“舍”更重,但是他在音步切分中,将“宿舍”处理为“宿(舍 ϕ)”,“舍”和后面的一个空拍组成一个音步“(舍 ϕ)”,而“宿”处理为节律外音节,这样整个双音节词是后重,但音步内还是左重。

但也有音系学家认为,由于在北京话的上声连读变调中,失去本调的是前一个音节,而保留本调的是后一个音节。根据音系学的一般观点,重音音节一般保留自己的本调,而非重音节会失去自己的本调。从这个角度看,北京话是后重的。东孝拓、王韞佳(2017)特别研究了北京话中的“连去变调”现象,通过听辨实验和语料分析,认为前去变为升调的字组都是后重式。从他们的角度看,这是“持重音者保留本调”的体现。

3.3 汉语重音分布的判断环境

上一小节中语言学家们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判断重音环境的不同而造成的。

重音分布的判断环境一般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形:一种是将双音节成分放在孤立的环境下进行重音分布判断;另外一种方法是将双音节成分嵌入句中或放在连续的话语中进行判断。在连续话语中,音节的时长、基频会随着音节在语句中的位置改变而发生复杂变化,这些变化都可能影响词的重音分布。

同样都是语音实验,林茂灿等(1984)的结论是汉语两字组基本后重,而王晶、王理嘉(1993)的实验却证明汉语的两字组前字音长更长。两家分歧的根源就在于重音的判断环境上。在林茂灿等(1984)的实验中,方法是请发音人对103个双音节两字组进行逐个朗读;而在王晶、王理嘉(1993)的实验中,采取的方法却是将目标词嵌入“书上没有□□这个词”和“书上没有□□这个人”这样的句子,再请发音人朗读句子。

^⑤林茂灿等(1984)的实验方法是:请一男一女两位老北京人作为发音人,朗读103个两字组,其中涵盖15种声调组合和五种基本句法结构,再请八位听音人做听感判断,决定是前字重还是后字重。另外,这个实验还邀请9位语言学专业学生自己发音听音,自己判断。其中七位自说自听,另外两位一位发音,一位听音。林茂灿等(1984)的实验统计显示:89.8%的词都是后重的。

^⑥王洪君(2008:145)更多的是从音系学角度来说明轻重关系,她认为汉语音步中有正常声调的两个音节,都是相对于轻声音节的“重音节”,彼此无法再分辨出孰重孰轻。

王韞佳等(2003)以连续话语作为考察重音的背景,将韵律边界作为重音分布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因此他们的研究大致综合了上述两家的主要结论。^⑦王韞佳等(2003)认为:在非停顿前,双音节组合大多数为前重;在停顿前,双音节组合为后重的次数略多。^⑧

既然重音分布在孤立环境和连续话语环境下有差异,下面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哪一种环境更应该被看成是汉语词重音分布的常规环境?

很多学者认为,孤立环境中后字之所以倾向于重,是因为后字处于停顿前,因此音长更长。因此这些学者认为从连续话语环境分析词重音更为妥当。可是,在连续话语中,如何确保将实验中的语用因素干扰排除,获得纯粹独立的词重音,又是一个大难题。因为发音人在朗读短语和句子时,难免因为个人理解的问题,掺杂语调、新旧信息和对比强调等语用因素,带入语用上的一些高层韵律特征,从而改变词重音的本来面目。^⑨

可以深入讨论的是:为什么英语中的词重音的辨别不需要区分孤立环境和连续话语环境?王洪君(2008:144-145)曾经指出,将英语“左重右轻”单词放在停顿前,这个单词也不会变为右重。她同时指出,英语中的句重音和焦点重音等特征,只能在词重音的基础上实现,而不会改变词重音本来的格局。举个例子讲,如果“'table”在句子中成为焦点,焦点重音依然只落在承载词重音的“ta”上,形成“重者更重”的格局。

四 汉语到底有无词重音

4.1 什么是具备语言学意义的词重音

从物理学角度看,只要我们在音高、音长和音强上进行测量,那么任何两个音节都可以分出轻重。但是,本文讨论的是语言学意义的词重音。因此,我们需要先确定词重音在普通语言学中的设立标准,再依据这些标准来观察汉语。否则,大家的研究就缺乏共同的基础和背景。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某种语言是否具备词重音,主要需要考量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轻重能否形成辨意作用的最小对比对。这方面在上世纪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得到了充分的重视。结构主义语言学是将重音作为一种语法手段进行研究。萨丕尔(1921)就将重音看成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语法程序。萨丕尔(1921/1985:70)举出英语中“'refund”(偿还,名词)和“re'fund”(偿还,动词),以及“'extract”(提取物,名词)和“ex'tract”(提取,动词)等最小对立的例子,说明英语的重音可以看成音位,重音分布的不同可以造成意义上的不同。

第二就是轻重是否能自成一套系统,按照一定的规律分布。这个方面在当代生成音系学研究中得到重视。有些语言的重音系统较为复杂,可以产生多级多轮次的轻重等级。在节律音系学的视角下,重音独立于音段成分之外,而有着自己单独的线性结构。根据节律音系学的节律栅分析方法,英语单词“compensation”可以分析为:

^⑦王韞佳等(2003)对连续话语中双音节成分的重音感知做了定量研究,请发音人朗读300个句子,其中共包括1898个双音节韵律词(大致等同于我们所说的“双音节组合”或“两字组”),再请21位听音人做重音感知判断。

^⑧严格来讲,王韞佳等(2003)在连续话语中设定的“停顿前”韵律边界,只是右侧为空,但左侧依然是毗邻其他音节,这和林茂灿等(1984)设定的孤立词环境还是不同的,因为孤立词环境两侧都为空白。

^⑨也有学者认为,孤立环境下单独读的二字组词,实际上可能朗读的是“独词句”,也可能带有句重音或短语重音的干扰。感谢殷治纲先生向笔者指出这一点。

(2) 2 行 *

 1 行 (* *)

 0 行 (* *) (* *)

c o m p e n s a t i o n

其中 0 行为音节层,每个音节作为一个可能的承重单位记一个星号;1 行为音步层,音步中的重读音节加一个星号;2 行为词层,词重音承载音节再加一个星号。

而到了复合词和短语层面,英语的轻重等级愈加复杂,例如(例子选自 Kenstowicz 1994: 551, 数字 1234 代表重音的等级,1 最弱,4 最重):

(3)a. teachers' union
 2 1

 b. [teachers' union] president
 3 1 2

 c. [[teachers' union] president] election
 4 1 2 3

在例(3a—c)中,“teachers”的重音等级随着其他成分的重音等级而变化,比“teachers”重音低一级的成分可以在线性距离上离它很远。生成音系学家认为人类语言的重音分布是有规律的,可以通过一定的普遍原则和重音参数进行推导。读者可参看 Hayes(1995)的研究。

4.2 难言汉语具备语言学意义的词重音

现在根据上述两个方面,来讨论汉语中的情况。

先讨论第一方面,即汉语的轻重是否具备辨意作用。一般认为,汉语中的轻声有辨意作用,例如“东西”(指“方向”)和“东西”(指“物品”,“西”字轻声)的对立。^⑩但是在非轻声字中,是否还需要分出具有音位学意义的“重”和“中”两级?这就是 3.1 小节中曾经讲到的“中重音”有无的问题。

支持汉语“中重音”有辨意作用的文献有:殷作炎(1982)、Hoa(1983)、王志洁、冯胜利(2006)、冯胜利(2016),等等。他们认为,汉语双音节词汇中存在“重中”和“中重”两种重音模式,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可以构成具有辨意作用的最小对立。例如,殷作炎(1982)举出以下例子,其中左边为“重中”格式,右边为“中重”格式:

(4)a. 散布—散步 攻击—公鸡 报道—报到 攻势—工事

 b. 生气_(名词)—生气_(动词)

 c. 一定₁(表“特定义”)—一定₂(表“确定义”)

 d. 不管_(连词)—不管_(短语) 十分_(数量短语)—十分_(副词)

此外, Hoa(1983)、王志洁、冯胜利(2006)、冯胜利(2016)也举出了一些“重中辨意”的例子,我们将部分例子摘录如下:

(5) 怪人_(偏正)—怪人_(动宾) 初期—初七 道家—到家

 便捷—变节 手法—守法 启事—起誓

但是,上述关于“中重”的说法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赞同。这表现在:

^⑩ 其实,轻声能否辨意也有争议。因为也有学者认为汉语轻声字的韵(rime)只有一个莫拉,而非轻声字的韵有两个莫拉。这样的话,轻声和非轻声之间有了音段上的差异,轻重的对立就不是最小对立了。

第一,“中重音”的提法在音系学和语音学内部都不是主流。Chao(1968)、林焘、王理嘉(1992)、王洪君(2008)和曹剑芬(1995、2008)等都明确反对“中重音”的提法。

其中,赵元任先生的观点最有代表性。Chao(1968)认为汉语非轻声字都有正常重音,并且可以分为三级,表述为:“最后的最重,第一个音节次之,中间的最轻”。可是,赵先生明确表示这些差异是由音节之间的前后位置决定,构成互补分布状态,因此不构成音位学上的差异,而只是一个音位的变体。并且,中重音对于北京话母语者来讲,也不易判断。因此赵先生并不赞同设立具有语言学意义的“中重音”。^①

林焘、王理嘉(1992:179)也认为在汉语当中“各音节之间的轻重差别并不明显”,还特地讲到:“‘工事’和‘攻势’、‘散步’和‘散布’、‘公鸡’和‘攻击’是三组同音词,词义和语法结构都不相同,重音一般在后一音节,但也可以移到前一音节,这时语义和语法结构都没有变化,只不过有时表示语义重点是在前一音节而已。”

曹剑芬(1995)认为:“中与重的对立不过是正常重音型内部一种相对的对比性差异,而重与轻的对立才是两种不同重音类型之间的绝对的区别。”曹剑芬(2008)重申了这个观点,她指出:“所谓‘重中’与‘中重’只不过是普通型词重音在语境中的随机变体,而不是两个对立的词重音类型。”

第二,在实验语音学的听辨实验中,“中重音”的辨意作用从来没有得到过证实。在林茂灿等(1984)、曹剑芬(1995、2008)和贾媛(2011)等学者对北京话的实验研究中,都专门测试过汉语“中重音”是否有辨意作用,但给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林茂灿等(1984)专门对例(4a)和(4b)中的五对词做了听感的实验研究,结论并不支持殷作炎(1982)的分析。林茂灿等(1984)指出:除了“散布、散步”这组的前重和后重尚不明确外,其他四组都以后重为主。而总体来说,其中没有一个两字组被一致认定为“重中”。

而贾媛(2011)专门针对王志洁、冯胜利(2006)文中的一些实例进行了语音分析和听辨实验,这些实例主要是汉语中的一些同音异构的两字组,如例(5)中的“到家”和“道家”。实验主要测试这些词是否可以依靠轻重来区分意义和结构。贾媛(2011)总共测试了96组(192个)同音异构两字组,由发音人(北京本地人)逐个按正常语速发音,再由听音人(北京本地人)辨别,并做了相关的语音分析。实验的结果是:88组例子听辨人都不能区分,典型的例子如“党风”和“挡风”、“道家”和“到家”。听辨人可以依据轻重准确区分的只有8组,一般被感知为后重。典型的代表为“姿势”和“滋事”。在这能区分的8组例子中,贾媛(2011)发现其中的后字出现了“轻声”的现象,例如“姿势”中的“势”伴有时长缩短等典型轻声的现象。所以,像林茂灿等(1984)等实验语音学论著中说的“重音”,一般指的是一种物理学意义上的重音。

第三,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汉语重音非常不稳定。巴维尔(1987)曾经指出,正常北京话的强弱模式是非常易变的。他认为汉语中大多数双音节词并没有固定的强弱模式。他曾以发音人材料中的“就是”和“这个”为例,表示这两个组合可以自由地表现为任何一种强弱模式。仲晓波等(2001)也认为,汉语中虽然有些词的词重音位置是固定的,但在许多情况下,韵律词重音的位置是可以变化的。

现在再来讨论第二个方面。我们认为,汉语的重音分布很难自成一节律系统。在例(2)中,我们看到,对于英语“compensation”这种多音节词的节律分析,可以有音节、音步和词三

^①关于 Chao(1968)对于北京话重音的观点,周韧(2017)有详细介绍。

层,其中轻重等级至少可以分为三级。

Duanmu(2000、2007)、端木三(2014、2016)认为节律分析方法不仅适用英语,也适用汉语。在他设定的体系中,认为汉语两字组在停顿前右重,而在非停顿前左重。按照端木三(2014)的分析,“大学”单念时,重音在右,“学”字重。而在非停顿前,例如在“大学教师”中,重音在左,“大”字重。

即使我们同意汉语两字组有一致性的左重或右重,但如果超出两字组层面,在多音节词、复合词和短语中,汉语是否也具备像英语中的多级重音呢?如果说“大学教师”中,“大”和“师”分别承载词重音,但是在整个复合词中,是“大”重还是“师”重呢?还有以下的多音节词和复合词中,汉语能否分出多个重音等级呢,如下面(6)和(7)两个例子(我们暂且设定汉语双音节为一个音步):

(6)2 行 ?
1 行 * * *
0 行 (* *) (* *) (* *)
 斯 堪 的 纳 维 亚

(7)3 行 ?
2 行 * * * *
1 行 * * * *
0 行 (* *) (* *) (* *) (* *)
 重 点 大 学 物 理 教 师

至今还未有学者详细地回答上述问题。其实,像例(7)中,“重、大、物”和“师”四个音节,很难像例(3)的英语例子一样,还能分出四个轻重等级。道理很简单,由于汉语的词重音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在这个薄弱的基础上,再来讨论多级多轮次的重音,肯定是更加困难和难以验证。

汉语到底有没有词重音?经过前面的论述和分析之后,本文有这样的看法:在汉语中的非轻声词中,至多只具备统计学意义的随机重音分布,并不具备语言学意义上的词重音。退一步讲,认为汉语有词重音的观点,目前还缺乏足够的证据。

五 研究前景和展望

本文通过列举汉语词重音研究中的主要争议和分歧,回顾了60年来关于汉语词重音的研究。从前人众多的研究当中,逐渐明确了我们的观点,即汉语非轻声词汇并不具备语言学意义上的词重音。但是,对于这项研究来讲,还有很多值得继续讨论的地方。

第一,如果汉语缺乏语言学意义上的重音,那么汉语的节奏是怎样形成的?汉语是不是一种“音节计时”(syllable-timed)语言?在这方面,王洪君(2004)、沈家煊、柯航(2014),以及Mok(莫碧琪,2009)已经做过一些研究,但还可继续深入探讨,寻找新的、更多的音系理论和实验语音上的证据。

第二,即使汉语没有词重音,但是汉语仍然是有语义重音(或者是“强调重音、对比重音、焦点重音”)的。那么,对于汉语语义重音的各种表现,目前的研究还可深入。前面列举的一些汉语词重音研究方向,也可以用来研究汉语的语义重音。例如语义重音的声学表现,两字组中的前后分布,和语法结构的关系,和声调的关系,等等。这方面,王韞佳等(2004)做过一些研究。

第三,过去国内的重音研究,主要研究对象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现代汉语普通话。但是对于中国境内的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重音研究还很薄弱。在过去的汉语方言调查当中,对于方言的声、韵、调的探索比较充分,但是重音和节奏研究往往被忽略。相对来讲,吴语和闽语的相关研究有一些,但远不如北京话研究全面和充分。^⑫而其他方言的相关研究,例如湘语、赣语和客家话等等,就少之又少。而对于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来讲,重音和节奏研究几乎是一个空白地带。

第四,本文虽然不同意汉语有语言学意义上的词重音,但是这个观点未必能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同。对于那些坚持汉语具备语言学意义词重音的学者来讲,如何寻找更多的语言学证据,尤其是不局限于个人语感,而找出语音分析和感知实验上的证据,更为重要。

参考文献

- 巴维尔(Paul Kratochvil)1987 北京话正常话语里的轻声,许毅译,《中国语文》第5期。
- 曹剑芬 1995 连读变调与轻重对立,《中国语文》第4期。
- 曹剑芬 2008 汉语普通话词重音问题再探,载《南大语言学》第三编,商务印书馆。
- 东孝拓、王韞佳 2017 北京话连去变调的成因及其与词重音的关系,《语言暨语言学》第3期。
- 端木三 2014 重音理论及汉语重音现象,《当代语言学》第3期。
- 端木三 2016 《音步和重音》,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冯胜利 2013 《汉语韵律句法学》(增订本),商务印书馆。
- 冯胜利 2016 北京话是一个重音语言,《语言科学》第5期。
- 贾 媛 2011 普通话同音异构两音组重音类型辨析,《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9期。
- 戴维·克里斯特尔(David Crystal)编 2000 《现代语言学词典》(第四版),沈家煊译,商务印书馆。
- 厉为民 1981 试论轻声和重音,《中国语文》第1期。
- 林茂灿、颜景助 1990 普通话轻声与轻重音,《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 林茂灿、颜景助、孙国华 1984 北京话两字组正常重音的初步实验,《方言》第1期。
- 林 焘 1983 探讨北京话轻音性质的初步实验,《语言学论丛》第10辑。又载于《林焘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1年。本文据此。
- 林 焘、王理嘉 1992 《语音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 刘现强 2007 《现代汉语节奏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陆致极 1984 普通话双音词“重中”式和“中重”式声学性质初探,《汉语学习》第6期。
- 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1921 《语言论》,陆卓元译,陆志韦校订,商务印书馆,1985年。
- 沈家煊、柯航 2014 汉语的节奏是松紧控制轻重,《语言学论丛》第50辑。
- 王洪君 2004 试论汉语的节奏类型——松紧型,《语言科学》第3期。
- 王洪君 2008 《汉语非线性音系学》(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 晶、王理嘉 1993 普通话多音节词音节时长分布模式,《中国语文》第2期。
- 王韞佳、初敏 2008 关于普通话词重音的若干问题,《中国语音学报》第1辑。
- 王韞佳、初敏、贺琳 2004 普通话语句重音在双音节韵律词中的分布,《语言科学》第5期。
- 王韞佳、初敏、贺琳、冯勇强 2003 连续话语中双音节韵律词的重音感知,《声学学报》第6期。
- 王志洁、冯胜利 2006 声调对比法与北京话双音组的重音类型,《语言科学》第1期。
- 徐世荣 1956 双音缀词的重音规律,《中国语文》第2期。

^⑫吴语和闽语重音方面的音系学研究,可参看Chen(2000)。

- 徐世荣 1982 双音节词的音量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2 期。
- 杨彩梅 2008 Hayes 的重音理论与汉语词重音系统,《现代外语》第 1 期。
- 叶 军 2008 《现代汉语节奏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殷治纲 2011 汉语普通话朗读语篇节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 殷作炎 1982 关于普通话双音常用词轻重音的初步考察,《中国语文》第 3 期。
- 扎多延柯 1958 汉语弱音节和轻声的实验研究,《中国语文》第 12 期。
- 郑林曦编 1987 《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增订本),文字改革出版社。
- 仲晓波、王蓓、杨玉芳 2001 普通话韵律词重音知觉,《心理学报》第 6 期。
- 周 韧 2017 汉语韵律语法研究中的轻重象似、松紧象似和多少象似,《中国语文》第 5 期。
- Chao, Yuen-Ren 1968/2011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商务印书馆 2011 年重印本,本文据此)。吕叔湘节译本《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 1979; 丁邦新全译本《中国话的文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
- Chen, Matthew Y. 2000 *Tone Sandhi: Patterns across Chinese Dialect*.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uanmu, San 2000 *The Phonology of Standard Chine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uanmu, San 2007 *The Phonology of Standard Chinese* (2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yes, Bruce 1995 *Metrical Stress Theory: Principles and Case Studi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oa, Monique 1983 *L'accentuation pékinoise*. Paris: Editions Langues Croisées.
- Kenstowicz, Michael 1994 *Phonology in Generative Grammar*. Cambridge, MA &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Meredith, Scott 1990 Issues in the phonology of prominence. Ph.D. dissertation, MIT.
- Mok, Peggy 2009 On the syllable-timing of Cantonese and Beijing Mandarin.《中国语音学报》第 2 辑。

A review on Mandarin word stress study in 60 years

Zhou Ren

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an overall review on the study of Mandarin word stress over the past six decades. Major important issues have been sorted out for discussion and comment, which include: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Mandarin word stress, the phonetic cue of Mandarin word stress, the relation between word stress and syllable tone, the stress level setting, the distribution, and the judgment environment of Mandarin word stress, and so 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tinguishing word meaning” and “being a rule-based metric system”, this paper holds that in linguistic sense Mandarin has no word stress. Finally, this paper points out some unsolved problems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in Chinese stress study.

Keywords word stress; neutral tone; medium stress; metric phonology

(周 韧 100871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王正刚)